



2006·夏季

四卷二期 (总第十二期)

九州學林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擞

不教一畝紅顏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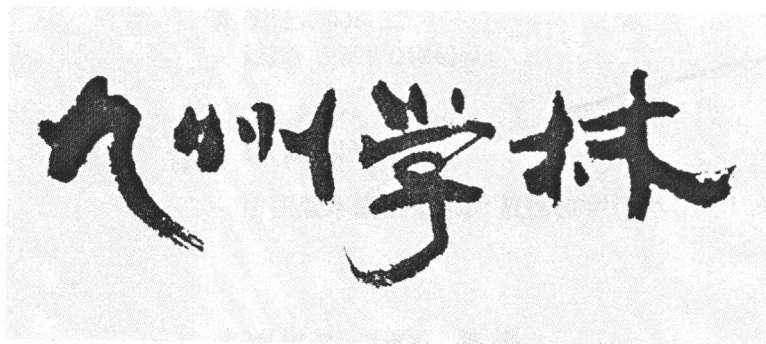
選生題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復旦大學出版社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题字:董阳孜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学林. 2006. 夏季 / 郑培凯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309-04241-7

I. 九… II. 郑…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丛刊
IV. K20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774 号

九州学林. 2006. 夏季

郑培凯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84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309 - 04241 - 7 / Z · 44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

- | | |
|----------------|-------------------|
| 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 | 朱维铮(复旦大学) |
| 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 | 吴宏一(香港城市大学) |
| 李欧梵(哈佛大学) | 李学勤(清华大学) |
| 李泽厚(香港城市大学) | 杜维明(哈佛大学) |
| 汪荣祖(台湾中正大学) | 周振鹤(复旦大学) |
| 周质平(普林斯顿大学) | 林毓生(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
| 孙康宜(耶鲁大学) | 高若海(复旦大学) |
| 宿白(北京大学) |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 |
|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 | 张灏(香港科技大学) |
| 许倬云(匹兹堡大学) | 章培恒(复旦大学) |
| 傅申(台湾大学) | 汤一介(北京大学) |
| 叶嘉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葛兆光(复旦大学) |
| 裘锡圭(复旦大学) | 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 |
| 刘述先(台湾中研院) |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 |
| 兴膳宏(京都大学) | 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 |
| 罗多弼(斯德哥尔摩大学) |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 |

常务编委(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

朱维铮、张隆溪、郑培凯

主编

郑培凯

香港编辑部召集人

范家伟(香港城市大学)

上海编辑部召集人

陈麦青(复旦大学)

发刊宗旨

《九州学刊》复刊了，《学术集林》也复刊了。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两份学刊是合并复刊，重新正名为《九州学林》，希望能汇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继续出版对中国文化研究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合并之议源于王元化、朱维铮两先生。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汇聚国内、港台、海外的学者，共同办一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学刊，立足于实证的研究，放眼跨科际的整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却绝不为时髦的理论框囿。这正是过去我主编《九州学刊》一直努力的方向。因此，一席话鼓动了我已沉寂的学术理念，重新投入编辑工作，决心在《学术集林》与《九州学林》过去的基础上，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与触面，办好这一份阐释与开创中国文化的《九州学林》。

合并之后的《九州学林》将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繁体字版，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内容完全一致，同步发行，以期做到海内外同时共享学术研究的成果，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

主编 郑培凯

目 录

论文

- 孙康宜 钱谦益及其历史定位…………… 2
- 黄毓栋 殉国之外的选择:明遗民魏禧对守节的剖析…………… 26
- 黄时鉴 《康熙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 51
- 廖育群 汉方医学的落日余晖
——江户考证派的学术与社会…………… 73
- 郑振伟 为女性张目的《笔生花》…………… 129
- 马幼垣 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
——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 177

考释

- 黄海星 宋江三十六人名单流变述论…………… 236
- 崔文翰 《王昆绳文集》与《居业堂文集》:
清儒王源文集编刊考释…………… 264

张寅彭	清史艺文志集部诗评类三家补遗之述评·····	297
-----	------------------------	-----

论坛

霍巍	与唐使王玄策事迹有关的日本奈良药师寺 佛足迹石几个问题的补识·····	312
----	--	-----

评论

夏伯嘉	书评: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 天主教徒》·····	338
卜永坚	评三木聪《明清福建农村社会の研究》·····	350

Table of Contents

Articles

Kang-i Sun Chang	Qian Qianyi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	24
Wong, Yuk-tung	Wei Xi's Alternative to Martyrdom: A Ming <i>Yimin's</i> Analysis of Loyalty	49
Huang, Shijian	The Kangxi Dictionary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71
Liao Yuqun	The School of Medical Philology in Edo Japan	127
Cheng Chun Wai, George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ights: <i>Bi Shenghua</i> 笔生花 (Brilliant Writing)	175
Ma, Yauwoon	Liu Buchan and Togo Heihachir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Admirals	233

Textual Studies

Wong, Hoi S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ist of Song Jiang's Thirty-six Comrades	263
----------------	--	-----

- Tsui, Man-hon *Wang Kunsheng wenji* and *Juyetang wenji*:
 An Analysis of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Qing Scholar Wang Yuan 296
- Zhang, Yinpeng Three Poetry Critics from the *Supplement to the Bi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309

Forum

- Huo Wei A Study of the Buddha's Footprint at Nara's
 Yakushi-ji Temple 334

Reviews

- Hsia, Po-chia Huang Yi-long's *Liang tou she: Ming mo Qing chu de di yi dai Tianzhujiao tu* (Two heads snak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apist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338
- Puk, Wing-kin Miki Satoshi's *Min Shin Fukuken nouson shakai no kenkyuu* (A study of rural society in Ming-Qing Fujian) 350

论文

钱谦益及其历史定位

孙康宜

(黄红宇译)

历史上对于钱谦益(1582—1664)其人的评价,向来毁誉不一。钱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公推为诗界巨擘、文坛领袖;以他主盟的虞山派在明末的诸多诗歌流派中声名显赫;数以百计的弟子向他问学不辍^①。若不是明朝覆亡,钱肯定会彪炳史册。然而1645年满清铁骑攻陷南明的都城南京,钱的命运也就此急转直下。是时在福王朝廷就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迅速投降了清人。尽管钱后来对于自己的降清捶胸泣血,深自愧悔,尽管他在1646年即致仕归乡,中国的许多文史学家却不肯宽恕(或者说忘却)钱短暂的“叛国投敌”行为。在他们心目中,钱谦益始终是“失节者”的代名词^②。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以官方形式声讨钱谦益的人正是满清的乾隆皇帝,他对钱作出的结论是:“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③到了1769年,即钱死后一百多年,乾隆下诏禁毁钱谦

① 见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

② 比如说,直到1998年,著名学者严迪昌在评价钱谦益诗文时仍然抱有极深的成见。见严迪昌,《清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上册,页353—361。赵国非常同情钱谦益,却也称他为“失节者”。见赵国《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305。

③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6577。

益的全部诗文。后来还着意指示“无使稍有存留”^④。乾隆首先是憎恶钱谦益身事两姓，有亏臣节，同时又对钱降清后尚在诗文中“阴行诋谤”满人的行径怒不可遏。故此，在1770年的一首御制诗里，乾隆指斥钱谦益“进退都无据”^⑤。

有趣的是，乾隆皇帝褒显忠贞风励臣节，诏旌明季死事诸臣为大明英烈。我们由此注意到，即使是在18世纪70年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⑥，乾隆也极少公开指责那些在17世纪为前朝捐躯的忠臣义士。J. D. Schmidt对此解释得很到位：这是因为清政府“希望当代的官员能够以同样的忠诚为本朝效命”^⑦。知道了这一背景，便不难理解乾隆为何于1776年为明朝忠烈陈子龙（1608—1647）平反昭雪，还英雄以本来面目^⑧。凜于陈氏的“浩然正气”，乾隆将其追谥为“忠裕”^⑨。

与此相反，对于那些身事明清两朝的官员，乾隆皇帝决定予以惩戒，至于处分轻重则因人而异。于是，1777年乾隆下诏为钱谦益一类的“无行”降臣专门在国史中增立《贰臣

④ 《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页6577。

⑤ 《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页6578。

⑥ 见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乾隆朝的文字狱》) (Rpt.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6); 吴哲夫, 《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页45—46。

⑦ J. D. Schmidt, *Harmony Garden: The Lif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 (1776—1798)* (《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与诗歌》)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382.

⑧ Kang-i Sun Chang, *The Late-Ming Poet Ch'i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 或见该书中文版，孙康宜著，李爽学译，《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页47。

⑨ 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王昶编，出版地不详，1803年），1a—3a所附录的乾隆圣谕。

传》。在乾隆看来，钱谦益“反侧贪鄙”，正是“贰臣”这一类别的不贰人选^⑩。1781年，乾隆进而将钱谦益及其他几个“贰臣”贬入《贰臣传》乙编（以示比列入甲编的洪承畴诸人更低一等）。乾隆的谕旨说，钱谦益之流归顺本朝不过是“谬托保身”的一时权宜^⑪。作为一种惩戒，钱谦益的诗文集被皇皇巨著《四库全书》彻底摈除在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被列入《贰臣传》的另一位诗人吴伟业（1609—1672）却受到了乾隆皇帝截然不同的对待。吴的诗文不仅从来没有受到查禁，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李惠仪指出，吴伟业的诗歌于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再三致意焉。比如，吴在1653年迫于高压赴北京出仕新朝途中写下的四首扬州诗就抒发了他追悼亡明感怀旧主的痛楚心情^⑫。可是吴氏的作品显然并没有冒犯乾隆皇帝。或许这是因为，如谢正光所说的，吴伟业“始终谨言慎行”^⑬，并且与反清复明运动素无瓜葛。事实上，也许这只是乾隆玩弄的一种高明的政治手腕，意在昭示众人：即使是像吴伟业这样的“贰臣”，由于不曾公然“诽谤”满人，所以还是应该和钱谦益区别对待。又或许，吴伟业不过是幸免于难，因为和他情形相仿的其他几位文人却动辄成为乾隆文字狱的牺牲品。比如，严志雄的论文

⑩ 《清史列传》，卷79《贰臣传》，页6578。

⑪ 《清实录》，卷1142《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页293—294。

⑫ 见 Wai-yee Li（李惠仪），“History and Memory in Wu Weiye's Poetry”（《吴伟业诗歌中的历史与追忆》），in Wilt L. Idema, Wai-yee Li, and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thcoming）。

⑬ 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1卷，1990，页277。

就展示了尽管诗僧函可（1612—1660）的作品并无特别明显的反清倾向，他死后依然难逃乾隆朝酷烈的文字之祸^⑭。

钱谦益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不但开罪了满人，也开罪了汉人。国有患、大臣当身殉社稷这种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期待，熟读孔孟成仁取义之道的儒士们未尝敢须臾忘怀。故此，尽管钱谦益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为海内士林所仰望，他却因降清招致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比如说，17世纪的曹尔勘（1617—1679）、彭士望（1610—1683）、汤修业就一致哀叹钱谦益不能为明朝全节尽忠^⑮。另一个例子是著名文人查慎行（1650—1727）。尽管仰慕钱谦益的诗才，查还是写了一首诗讥刺钱“点妆巾貌俱新样”，言下之意就是说：钱已经置名节廉耻于不顾，剃发易衣冠，乖乖归顺了满清皇朝^⑯。

⑭ 见 Chi-hung Yim（严志雄），“Loyalism, Exile, Poetry-Revising the Monk Hanke (1612—1660)”（《忠义，放逐，诗歌——重申诗僧函可》），in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⑮ 见曹尔勘《钱牧斋先生挽词》、彭士望《读虞山梅村诗后》、汤修业《书某公诗集后》，引自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页266—267。关于彭士望及其诗文集《耻躬堂文钞》、《耻躬堂诗钞》。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香港：中华书局，1976，上册，页209—210。

⑯ 承蒙吴承学教授提醒，令我注意到查慎行的诗，特此鸣谢。见袁枚《随园诗话》卷14第82条引查慎行《金陵杂咏》，见王英志编，《袁枚全集》，第3册，页478。关于明遗民对于满清剃发易衣冠政策的反应，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08—317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查慎行偶尔会批评钱谦益的政治操守，他仍然是钱的一大仰慕者。关于这一点，见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页270。据钱泳《履园丛话》载，查慎行另有一联咏钱谦益：“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就表达了查对于钱既爱慕其才华绝代又惋惜其晚节不终的复杂感情。见钱泳撰，《履园丛话》，卷24，北京：中国书店，1991，下册，页655—656。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读者，由于敬慕钱，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存他的诗文，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钱的大部分作品。不过，乾隆的文网已经对钱造成了损害；一个多世纪以来，钱一直背负身后恶名。按照清儒钱泳（1795—1844）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钱谦益在常熟的坟茔长期以来无人祭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谦益宠姬柳如是坟茔就坐落在数步开外，一直吸引着从中国各地来此凭吊追怀的仰慕者^⑮。钱泳获悉钱谦益身后萧条，子孙已绝，便在钱谦益墓前为之立碣曰“东涧老人墓”，却不幸为这一义举备受奚落^⑯。感伤之余，钱泳在笔记《履园丛话》里哀叹钱谦益当死而不死：

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⑰

物换星移几度秋。1902年，日本诗人金井秋蘋（1863—1905）凭吊了钱谦益在常熟的坟茔，赋得汉诗一首，立意新奇而情致感人：

乌台诗案乌程狱，^⑱
才大其如命蹇何。

^⑮ 钱泳撰，《履园丛话》，卷24，页655。柳如是的仰慕者包括常熟县令陈文述（云伯），他下令为柳墓清理立石。

^⑯ 见上一条注解。关于钱泳，见袁枚，《随园诗话》，卷14，收入《袁枚全集》，第3册，页455—456。

^⑰ 钱泳撰，《履园丛话》，卷24，页655。

^⑱ 1079年，宋朝诗人苏轼以诗文贾祸，被罗织以“语涉讥谤”的罪名从湖州逮捕，押解入京，囚禁于御史台狱，是为“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程狱”指的是温体仁对于钱谦益的一连串政治攻击，特别是1637年由于温体仁党羽的攻讦钱被收监（之所以叫“乌程狱”，大概是因为温体仁是乌程人）。

若说文章千古事，
只应东涧似东坡。^{②1}

在诗序里，金井秋蘋交代了他作诗的缘起：正是因为看到了钱泳（尚湖渔者）为钱谦益所立的墓碑，碑上的五个字（“东涧老人墓”）系集刻宋朝诗人苏东坡的书法，才引发了金井的灵感^{②2}。通过将钱谦益比拟为宋朝的天才诗人苏轼，金井秋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重读钱谦益，跳出了中国传统诗论中以道德评判为核心的窠臼。金井诗新颖就新颖在，它着重强调了天才诗人的不幸遭际（“才大其如命蹇何”），也展现了乱世是如何将蹇厄命运不公平地强加给无辜的人们^{②3}。和苏轼一样，钱谦益历经仕途险恶，不止一次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锒铛入狱。尽管在诗才上钱谦益或许还不能与苏轼比肩，就接受史而言钱谦益却

②1 金井秋蘋《秋蘋遗稿》（1905年），35b—36a。感谢京都立命馆大学的图书馆员长谷川祥子（Hasegawa Sachiko）为我提供了《秋蘋遗稿》的复印件。对金井秋蘋咏钱谦益诗的赏析见神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词史话》，程郁缀、高野雪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429。

②2 显然，金井秋蘋并不知道“尚湖渔者”就是钱泳的号。值得注意的是，“尚湖渔者”在《秋蘋遗稿》35b里被错印成“尚潮渔者”。此外，“东涧老人之墓”应为“东涧老人墓”。

②3 神田喜一郎认为，金井秋蘋在对钱谦益的深切同情里寄托了对于自身身世的感怀：和钱一样，金井诗才雄鸷却仕途蹭蹬（见《日本填词史话》中译本，页429）。在留学德国攻读经济学的九年里，金井秋蘋的主要兴趣爱好就是随当时亦客居德国的中国诗人潘兰史作汉诗。1893年回到日本后，金井秋蘋找工作很不顺利，曾暂时被一所高中招聘为德语讲师。1902年春，他受聘于中国常熟的一所学校担任东文学舍总教习，而常熟正是钱谦益的故乡。也许金井秋蘋选择在钱谦益的老家虞山一带生活并非偶然。不管怎么说，他要凭吊钱谦益在虞山的坟茔很方便。金井秋蘋的好些汉诗都是在旅居常熟的一年中写就。

要比苏轼经历更多的是是非非。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8世纪60至70年代，即乾隆皇帝无情地将钱谦益打入另册之前，钱一直享有极高的声望。事实上，在生前身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钱谦益占据了文坛的宗主地位^{②4}。比如，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②5}，整个明遗民群体将钱奉为诗歌创作方面的泰山北斗。尤其是后起之秀王士禛骄傲地自诩为钱氏传人^{②6}。另一个例子是诗人吴祖修，他在自己的一首诗里将钱谦益比作汉朝诗人扬雄和蔡邕，这两个人都在君辱臣死的情形下不能舍身全节，而是选择了隐忍苟活，以残生完成手头的文史巨著^{②7}。邹

②4 当然，这并不是说钱谦益从来没有受到过批评。在探讨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的论文中，谢正光提及：尽管钱的门生故旧一致爱戴与支持钱，也有士人对于钱的降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见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页261—281。

②5 请注意，“江左三大家”这一名称首先出自1667年即钱谦益死后三年出版的《江左三大家诗钞》，不过毫无疑问，在这本诗选出版以前，钱已经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一般认为，龚鼎孳在诗歌成就上要远远逊于钱谦益与吴伟业。对于这一观念，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1，1：20；亦见严迪昌《清诗史》，上册，页346、362。平心而论，这种品评大致上是基于美学标准，而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那样的仅仅基于政治考虑。

②6 参见拙文《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页79—90。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王士禛的诗歌旨趣发生了变化，对于钱谦益的态度也转为批评。比如，在钱谦益去世数十年以后，王士禛谴责他的“门户之见”，甚至质疑《列朝诗集》的文学价值。关于这一话题的探讨，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5—25。

②7 吴祖修，《书牧斋诗后》，收入吴祖修，《柳塘诗集》，见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页934—935。亦见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谦益评价之转变》，页269。